

自驾旅居

塔川秋色何时休?

◆ 撰稿/木文 供图/塔川景区

世人皆知塔川秋美,却多困于“深秋即止”的刻板印象,殊不知这片藏在黟县群山中的村落,秋色从深秋蔓延至次年初春,12月至初春的景致,更独特韵味,稳居中国赏秋目的地第一梯队,藏着无可替代的赏秋质感。

12月的塔川,褪去了深秋的浓烈张扬,却将秋色揉得更细腻醇厚。乌桕树褪去艳红,叶片染成深橙与金棕,阳光穿过枝桠洒在白墙黛瓦上,光影斑驳间,红枫、乌桕与青砖马头墙相映,没有萧瑟感,反倒多了几分静谧温润。不同于其他赏秋地12月便只剩残叶枯枝,塔川因地处皖南丘陵,温差适中、水汽充足,叶片凋零缓慢,枝头仍缀满色彩,地面铺着薄脆的彩叶,踩上去簌簌作响,似在延续秋的余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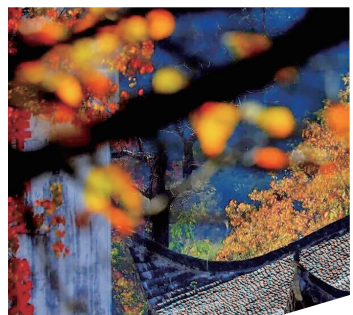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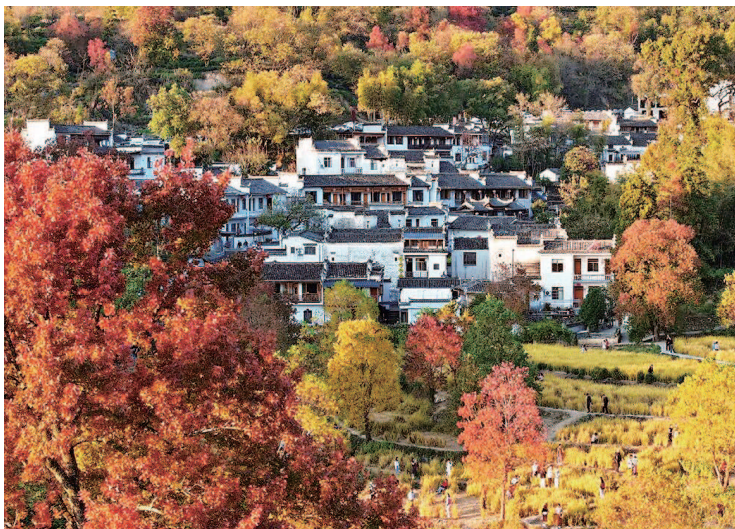
时至寒冬腊月,塔川秋色换了模样,却从未退场。偶有轻霜覆在叶片上,深黄的乌桕、墨绿的松柏裹着白霜,红、黄、绿、白交织,比深秋多了几分清冽通透。村落间的稻田早已收割,留下金黄的稻茬,与山间彩叶呼应,农耕肌理与自然秋色相融,少了人工雕琢的刻意,多了乡村本真的质朴。相较于北方赏秋地寒冬的冰封萧瑟,南方多数赏秋地冬日的单调枯黄,塔川的

冬色仍带着秋的余温,色彩层次依旧饱满,更显稀缺。

初春时节,塔川的秋色悄然过渡,却仍留余痕。枝头未谢的残叶与新发的嫩芽同生共长,深棕、浅黄与嫩绿交织,秋的厚重与春的鲜活碰撞,成了独一份的“春秋同框”景致。村民踏着晨光晾晒腊味,腊肉、腊鱼挂在庭院竹竿上,油光锃亮,与山间彩叶相映,烟火气漫过村落,让秋色多了人间暖意。这份跨季的秋色,既区别于初春多数地方仅见新绿的单调,也不同于其他赏秋地“秋去无迹”的遗憾,是塔川独有的时光馈赠。

塔川的独特,在于它打破了赏秋的季节边界,12月至初春的秋色,既有自然肌理的细腻,又有皖南人文的厚重。它不像喀纳斯的秋那般壮阔辽远,却多了徽派村落的温婉雅致;不似香山红叶那般密集喧闹,却藏着乡村风物的静谧悠长;更别于多数赏秋地“一季即歇”的无奈,以跨季的鲜活色彩、农耕与自然相融的质感,成了中国赏秋目的地中独特的存在。

塔川秋色何时休?从深秋到初春,从浓烈到温润,从鲜活到清冽,它藏在枝桠间、光影里、烟火中,从未真正落幕,反倒以独一份的韵味,让秋的诗意在皖南群山中绵延不绝。



时光浸染的金泽古桥书

◆ 图/文 曹志

“走,带你去个地方,跟古桥‘聊聊天’。”中秋节后的第一天,我被朋友“骗”到了上海青浦的金泽。金泽虽属上海青浦,然与我所在的嘉兴仅一水之隔,26公里车程,便从熟悉日常跨入一个以桥为骨的江南。

一下车,就被“接驾”了。来接驾的,是元代的迎祥桥。这位“老大哥”性子真急!它可是为蒙古骑兵设计的,所以桥面光溜溜的没台阶没栏杆,斜铺的青砖像一排排琴键。我猜,它是不是还想听马蹄在上面踢踏出回响呢?

这是一场跨越八百年的“桥桥”见面会。在别处,桥是路的延伸;在这儿,每一座桥,都是一位有故事的老神仙。

宋代的“高冷学霸”普济桥,是上海最古老的桥,江湖人称“紫石桥”。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它的栏杆,紫色的武康石在手里有

种温润的凉意。人家不愧是南宋来的,气质清冷,雨水一淋,浑身还会泛起琉璃光泽,美得很低调。它和旁边的万安桥是一对“桥中姐妹花”,就那么静静地站着,看惯了千年的云卷云舒。

元代的“实干天团”而元代来的三位,个个身怀绝技。迎祥桥是结构鬼才;如意桥的桥身上刻着盘龙,带着一股子市井的热闹和吉祥;林老桥则像位退役的老兵,青石搭建的桥身满是岁月的包浆,默默守护着水巷的北大门。

明清的“文艺青年”天皇阁桥是唯一的“三孔”选手,桥上的石狮子萌态可掬,还藏着佛教故事;放生桥最接地气,护栏完整,至今还有人在这里放生祈福,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暖。

中午,和本地一位兄长长在临河客栈小聚,他当过兵、从过政、经过商,还是青浦本

地文化的“活字典”。听他聊天,桌上的清蒸白水鱼、油焖茭白,毛豆子烧茭角仿佛都有了故事。从他嘴里,我知道了金泽民间的传统文化非常丰富,“宣卷”说唱、三月庙会的摇快船、还有赵孟頫留下的墨宝……原来,那些冰冷的石头古桥,是靠这些活色生香的文化和人情,才暖到了今天。

品尝了古镇的各种美食,坐在水边发呆。眼神往桥洞里一瞟——嘿!一叶小舟,不声不响,就这么滑进了绿波里,消失在光影的尽头。

我心里一动,忽然就懂了。金泽这本书啊,桥是它华丽的封面,但真正好看的故事,都藏在缓缓流淌的水波里,藏在当地人的闲谈里,藏在这不期而遇的悠然一刻里。

“铛!铛!铛!”金泽古镇颐浩寺的钟声,祈祷着人们“迎祥如意,普济万安”!

万安桥
Wan'an Bridge / 만안교

万安桥于金泽镇核心区北郊,始建于宋嘉定年间(1210年),横跨在金泽河上,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。当时的浦东有海澱,河高有数丈,两岸间架起万安桥,这就是所谓“一桥跨两岸,舟车往来如平地”。桥长27米,宽2.6米。

金泽有句俗语:“金泽四十二,万安桥居首。”因为它在金泽最早、最大的石拱桥,在镇内还有一座普济桥,塔名和它相似,也是宋代建的,略比它晚一些。两座桥同属镇内古建筑,当然,万安桥更能吸睛。

清康熙年间人题的诗,一曰:“万安安桥,风调雨顺。”另一位则写万安桥诗,题名为“万安桥”,它还有别称“紫桥”,因万安桥之建为紫色石,故名。

普济桥
Puji Bridge / 푸지교

普济桥位于金泽镇核心区北郊,始建于宋嘉定年间(1210年),横跨在金泽河上,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。当时的浦东有海澱,河高有数丈,两岸间架起万安桥,这就是所谓“一桥跨两岸,舟车往来如平地”。桥长27米,宽2.6米。

金泽有句俗语:“金泽四十二,万安桥居首。”因为它在金泽最早、最大的石拱桥,在镇内还有一座普济桥,塔名和它相似,也是宋代建的,略比它晚一些。两座桥同属镇内古建筑,当然,万安桥更能吸睛。

清康熙年间人题的诗,一曰:“万安安桥,风调雨顺。”另一位则写万安桥诗,题名为“万安桥”,它还有别称“紫桥”,因万安桥之建为紫色石,故名。

迎祥桥
Yingxiang Bridge / 영향교

迎祥桥位于金泽镇核心区北郊,始建于宋嘉定年间(1210年),横跨在金泽河上,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。当时的浦东有海澱,河高有数丈,两岸间架起万安桥,这就是所谓“一桥跨两岸,舟车往来如平地”。桥长27米,宽2.6米。

金泽有句俗语:“金泽四十二,万安桥居首。”因为它在金泽最早、最大的石拱桥,在镇内还有一座普济桥,塔名和它相似,也是宋代建的,略比它晚一些。两座桥同属镇内古建筑,当然,万安桥更能吸睛。

清康熙年间人题的诗,一曰:“万安安桥,风调雨顺。”另一位则写万安桥诗,题名为“万安桥”,它还有别称“紫桥”,因万安桥之建为紫色石,故名。

天皇阁桥
Tianhuangge Bridge / 천황각교

天皇阁桥位于金泽镇核心区北郊,始建于宋嘉定年间(1210年),横跨在金泽河上,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。当时的浦东有海澱,河高有数丈,两岸间架起万安桥,这就是所谓“一桥跨两岸,舟车往来如平地”。桥长27米,宽2.6米。

金泽有句俗语:“金泽四十二,万安桥居首。”因为它在金泽最早、最大的石拱桥,在镇内还有一座普济桥,塔名和它相似,也是宋代建的,略比它晚一些。两座桥同属镇内古建筑,当然,万安桥更能吸睛。

清康熙年间人题的诗,一曰:“万安安桥,风调雨顺。”另一位则写万安桥诗,题名为“万安桥”,它还有别称“紫桥”,因万安桥之建为紫色石,故名。

普庆桥
Puqing Bridge / 푸경교

普庆桥位于金泽镇核心区北郊,始建于宋嘉定年间(1210年),横跨在金泽河上,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。当时的浦东有海澱,河高有数丈,两岸间架起万安桥,这就是所谓“一桥跨两岸,舟车往来如平地”。桥长27米,宽2.6米。

金泽有句俗语:“金泽四十二,万安桥居首。”因为它在金泽最早、最大的石拱桥,在镇内还有一座普济桥,塔名和它相似,也是宋代建的,略比它晚一些。两座桥同属镇内古建筑,当然,万安桥更能吸睛。

清康熙年间人题的诗,一曰:“万安安桥,风调雨顺。”另一位则写万安桥诗,题名为“万安桥”,它还有别称“紫桥”,因万安桥之建为紫色石,故名。

